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其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兮生民

張揖曰吳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迭聽者風

聲

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踏也武迹也迭紛綸威蕤湮

也迭遠也近者蹈其迹速者聽其風聲

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張揖曰紛綸亂貌也勝盡也

善繼韶夏崇號

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韶明也

夏大也德明大山者七十有二

人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罔若涉而不昌疇

逆失而能存

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

軒轅之

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

經載並相之傳維風

可觀也

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曰明哉股肱

良哉

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

后稷創業於唐堯

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

公劉發跡於西戎

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

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

文穎曰邛至也行道也文

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

鄭氏曰無聲也

豈不善始善終哉

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

善始善終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言周之

人猶効之制垂業既慎其教故軌迹夷易

夷易皆平也言周

道奉也二易湛

恩厖鴻易豐也

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

沈既莫憲度著明且烈也垂統理順易也張揖曰垂懸

通也文王重易六爻之義其性懸於後世其辭是以業隆於

道和順易績而明也王康曰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

極祿而崇冠於二后也張揖曰卒也卒終也卒終未有

法武者遵揆厥所元終都攸卒也爾雅曰於也卒終未有

殊光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

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張揖曰逢

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兒徐旁魄四塞雲

廣曰沕沒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布霧散張揖曰旁魄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也孟康曰暢達

流也延若危挺地之八際也言其德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上達於九重之地也八際也言其德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皆被恩澤類協氣橫流武節森逝多也森逝遠也

遊原遐闊沫沫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沫

其首惡鬱沒晻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晻昧喻

首昆蟲閻澤回首面內文穎曰閻澤音愷澤音驛然後囿

騶虞之珍羣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徼麋鹿

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導一莖六穗於庖鄭

曰尊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祀犧雙貉共抵之獸服虔曰犧牲

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獲周餘珍放龜于岐餘龜於沼池之

大也武帝獲白麟角獲周餘珍放龜于岐餘龜於沼池之

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

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

曰警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

鬼神接靈囿宿於間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人得

交接療病輒愈置君有似於古靈圍

變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

介丘不亦慝乎山服封禪不以慝乎小雅曰心慝曰慝女六

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

為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諱惠大司馬

上公也故先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泱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造見也創初創也

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

場望帝之臨幸也蓋者表榮名也望幸陛下謙讓而弗發

望帝之臨幸也蓋者表榮名也望幸陛下謙讓而弗發

曰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

帝太山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

梁父也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

曰天道質昧以符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漢書音義曰太山上無所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

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天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

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天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

進越也為首進而禮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祗謁款

天神廢脩禮地祗謁款誠天神之義也言不勒功中嶽以章至

尊張揖曰蓋先禮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

上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

也貶損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而後因雜摺紳先生

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矣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親日月末光殊絕之猶兼正列其義

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千故切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被弗飾厥文作春秋別人事諸儒既得春秋者正天時

正天時別人事故將服虔曰舊為襲舊六為七摠之亡窮六經漢欲十

經孔安國尚書俾萬傳曰襲因也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於是天子俛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史官屬主故事者也乃遷思迴慮

摠公卿之議前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

日詩歌誄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

富饒也遂作頌曰廣大之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

壤可游遊也言祥瑞屢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文曰

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

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

封禪之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般般之獸

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

日虎班文者陰陽雜也

詩傳曰騶虞
敬有以君子也
曰眩音昊態他代切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厥塗靡從

天瑞之徵
手此乃天端之應
茲亦於舜虞氏
以興百文頌曰

舞則騶虞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
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

詩曰鹿濯濯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
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燿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
陽明也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

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士德則宜有黃龍
厥之有章不必諄

諄漢書音義曰天之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
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

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
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

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
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以庸蜀人策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

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壘門范

擘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卓甫高曰旬月之間神兵電

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東晉書曰始當非常

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

曰備物名器崇於周公
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典策

典策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極世祖武帝也尚書云
周易曰君子正位
言重行言重則有法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
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弛廢也尚書曰寬而
矣毛詩曰周雖舊邦
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
云以國家之盛強臨
之而未宣左氏傳欒
之平亦故至於咸寧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
宜征伐上將許之賈
充荀勗等

墳溝壑先犬馬已見曹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

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

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

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雖眊眊言混

始也眊眊未開萬物眊眊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或玄而萌

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玄黃剖判上

下相嘔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

與嘔同况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

茫之時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

罕漫不明之象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占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周無也顯明也伏羲澹漠焉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紂仲尼不

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明言有斯四德乃為神獨秦屈起西

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

僭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懷公太子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立基孝

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至政

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

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驚起翦恬

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破定楚拔郢都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

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曰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核太常博遂欲流

唐漂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

難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

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

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又

甘露嘉醴日不耀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

大北九經實巨飲鬼信之妖發星也

為言猶弗也步內切弗步忽

謂星出東入西出西一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隆星下

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也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

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神也靈繹海水羣飛神靈歌其舊

龍死也巴見西征賦言亂二山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殺

緒不福祐之釋或為液二山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殺

海水不喻萬民羣飛言亂二山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殺

而明之者窮祥瑞明正也且既正且回而昧之者極妖怨

回邪也言既邪且間故上瞽元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

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古乃應依瑞應而尚毀缺故若古

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堯威侮者陷桀紂也尚書曰

五行况盡汎掃前聖數千劫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

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存心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會

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於豐自武關與

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漢王王巴蜀

漢王聽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

信策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獨傑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

與父老約法三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

章餘悉除秦法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及其

網紀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及其項羽爵號

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

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道極數殫聞忽不還言天道既極

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道極數殫聞忽不還言天道既極

聞忽而滅不逮至大新受命大新見西征賦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右土顧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符也

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

出而渾渟沕瀟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衆瑞誕

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地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

震為雷日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炎光日景也飛響震

遠也天淵已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辭也難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

言應錄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倜儻譎詭

天祭地事言衆瑞所以成臻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

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登

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衆瑞升至非新家其疇離之

離應卓哉煌煌貞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鴈丹鳥素魚

斷地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表紹書曰殷湯有

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肥

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扶劍

斬地分為受命甚易格來甚勤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

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

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思垂務委亦旁穆穆明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符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言不勤勤則不生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

是以發秘府覽言以文雅為園以禮樂為場圃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繼也

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神卦靈兆古文畢發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煥炳照耀靡不

宣臻宣編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夫卿車服蔽冕各有差

軫軒皆車也尚書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揚和

鸞肆夏以節之注大戴禮曰行以和為趨中肆夏鄭玄周禮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

禮曰公之服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葬請考禮親九族

淑賢以穆之漢書曰博敘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葬定南郊欽脩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葬

之禮尚書召誥曰祀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明堂辟雍九廟

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

壽官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

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若復五爵度三壤

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

惟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免人役漢書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南刑漢書曰莽分穆

日搜王作呂刑孔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穰苴已見

安國曰後為用侯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

安國曰後為用侯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

安國曰後為用侯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

左太冲 恢崇松唐 燦德懿和之風 周禮曰以燦德教國子

諫史詩 廣彼措紳講 習言諫箴誦之塗 指紳已見封禪書漢

美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振鷺鴻

工誦箴諫鼓誦詩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振鷺鴻

也毛詩振鷺于飛 于彼西雍我客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

而不韞韞 韞韞已見上文 郁乎煥哉 論語曰郁乎

其有 天人其事感 矣鬼神之望允塞 允塞鬼神信能 羣公

先正罔不夷儀 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 姦宄寇賊罔

不振威 尚書曰姦夷猾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黃帝者

少典之子姓公孫 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 立意生黃帝漢

書曰子惟黃帝舜 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 將作厥祀於是

封姚恂為初睦侯 奉黃帝後 帝典闕者已補 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 麟豈不懿哉 麟麟古字同用 厥被風濡化者京

師沈潛甸 內匝洽侯衛厲揭 要荒濯沐 言風化所被近者

京師沈潛 而要荒濯 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 言法術前

沐也厲揭 已見上文 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 言法術前

民至於四嶽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

書曰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 八月

西巡狩至于西嶽 十有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 增封泰山 禪梁父 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 禪梁父者 七十有二家 漢書音義 項岱曰梁父者泰山

山下小 蓋受命日不暇給 或不受命 然猶有事矣 受命謂

言高祖受命 而不封禪 始皇不受命 猶有事乎泰山 況堂

言俱失也 又記曰始皇之上 泰山中 既遇暴風雨 況堂

堂有新正 厥時崇嶽 溥海通瀆 之神咸設 壇場望受命

之臻焉 言一弁既受命 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 而望來祭也

堂盛也 晏子齊景公曰 將去此堂 堂國者而死

乎海外遐王受命識萬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曰聖人南

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

猶於何也得注惡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

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令萬世

常戴巍巍後栗栗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含甘實言

德比於馨香甘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

精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

荷天衢提地釐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効之斯天下之

上則已庶一可試哉典引一首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

堯典漢紹其緒仲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教杜矩展隆邠萌等善

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即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黃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

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

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系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

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

不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
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
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
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
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
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
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
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儀兩儀如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烟烟煜煜陰陽和一如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沈

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

水土以物混成者地也老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子民主者天

帝成湯簡代夏化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同于

草昧易曰天玄混之中編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

不得而綴也言述

氏號所依為氏

辛堯曰陶唐紹王闡釋元於太昊皇初

辛堯曰陶唐紹王闡釋元於太昊皇初

之首上哉魯季世書猶得昭昭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

光而未曜若夫夫一稽乾則一稽龍也言陶唐上

之法龍圖也而炳其典謨以三德卒絕者莫崇乎陶唐春秋

合誠圖曰黃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

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

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而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備故歸功元

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

王以即尊位故漢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

後劉累者在夏金曰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成王滅唐宣王紂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

秦而復歸其子紹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

尚書曰熙帝之載元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亘也幸昭曰季末懸象

也三季王桀紂幽一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聞而恒文乖尋倫數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

弗界洪範九疇尋倫攸數左氏傳曰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季恒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宏亮

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

亦顯助祖宗揚德備哉祭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

明其由詰之德也密勿也善曰謂率陶后夔阿衡周且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時至氣動

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附翼而未舉則感靈紛紜海

內雲蒸雷動電燦胡溢莽分尚不泄其誅言二祖即位胡

詩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城門入城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
王莽向不出來降莽避火一漸臺衆人然後欽若上下恭揖
止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衆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

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
也善曰易曰君有于德不口淵穆之讓善曰尚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靡號即矢敦奮田撫之容也矢陳也敦勉
韋昭曰古文合為嗣靡號即矢敦奮田撫之容也毛詩曰矢

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蓋以膺當天
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獨與麾音義同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蓄炎上之烈
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也緼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子

能表相祖洋洋乎若德帝百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曰本
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百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曰本

戒事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微大也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
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微大也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後八旬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
言殷周二代初皆微服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

勞治人或為方伯或五統牧也論語曰雖履一匱拓子新
論曰湯武則又居諸佐一乃伯之位德上思加於百乘其命賜

彤弧黃鉞之威用討言顧黎崇之不怡韋承韋顧已姓之
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恭湯文王誅之七詩曰韋顧既伐又

因其命賜以彤弓至平參五華夏京遷鎬毫善曰參五謂
黃鉞乃始征伐也至平參五華夏京遷鎬毫善曰參五謂

言殷周參五而分華百一以服爭殷解熱曰四分五割並為
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一以服爭殷解熱曰四分五割並為

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六至是錫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
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董滅天邑天邑天子也善曰白北
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知虎如豺如擊如廣曰離是

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虎如豺如擊如廣曰離是

故誼士華而不敷武種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木盡護有慙也謂之盡美矣未盡善也武周樂

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亦猶於穆猗那翕純氏傳藏哀伯曰武王克商遷元鼎于維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

純如也傲如也釋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

上帝以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

奕乎千載流奕光曜豈哉周易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

也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泮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殷陶周稷皆為之父母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祖宣徧也襲陶也見上然後宣二

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

上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仁風翔

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

毛詩曰章及鬼方毛居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頥

也何細而不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與

養言皆養也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之道明登天功非善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

道毛詩明明在下長詩傳曰又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王德明明在天下長詩傳曰又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道毛詩明明在天下長詩傳曰又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道毛詩明明在天下長詩傳曰又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三光言使日月星辰

淮南子曰覆天戴地外

統宇宙而章三光也

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

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

治定至於遷正黜色宿

制禮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

不改至武帝太初始

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

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

猶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土

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

以美節入其期出三光

連渾元內靈蒙芒行於渾元內則

聖品物咸亨其已矣物咸亨

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

尊尊亡與亢始虔鞏勞謙兢兢

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監之事渙揚內漢承周後當

年首高祖又臣等議以漢土德

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

代矣於四者宜揚海內制作之事

而禮官儒林也用篤誨之士不

傳祖宗之髮髯雖云優慎無乃惠與慎無禮則惠優謂

周公作樂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命爾而進曰三事

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

化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

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

鯀寡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燔柴祭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肉角馴毛宗於外圍則麒麟來

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擾緇文皓質於郊

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擾緇文皓質於郊

擾駟則白虎升黃輝來鱗於沼禮記曰龜龍在宮沼

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也詩三足軒翥於茂樹反

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

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垆牧天子寰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和黃蓼之事耳素雉白

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

音莫倭切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齊濟

已見上毛詩蓋用昭明黃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

書曰嚴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履以懿鑠左氏傳遠啓

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德思也旅陳以充厥道啓恭館之

金滕恭館宗廟金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

圖維書在東序流演也維書皆存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

明而天賜之使視而行之孔繇先命聖乎也言孔子

至信也誠體行德本正性也履行正性習堯所逢吉丁辰

景命也言進此吉當此時順命以創制順乎天應乎人因

定以和神以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

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能寐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

戴禮曰神明自得謂子孫也豈茂清廟憚勅天命也也憚

難也勅止也言村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

清廟而難正天人乎善曰毛詩宗之德祀文王也尚書

曰勅天伊考自遠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遠古遠古也戾
於此也楚辭曰遠作者七十有四善曰古封禪者七十
古之初誰傳道之二君今又加之二漢
有不俾而假素尚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
以光明之度今共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是
而遺其篇章章今共如台而獨闕也孔安國傳曰台我也
時聖上固以垂法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
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着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斟酌飲也着覈食也丙曰着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
叢木曰林澤無不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木而仁義之
叢藪也天子與一筆儒故老斟酌着覈而行以天既感羣后
應之至也詩云一酌彼行潦又曰着覈惟旅
之讜辭又悉經五絲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絲古也
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
天下已與五卜之名而習吉也

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扇播芳烈也而愈新用而

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曠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

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

文選卷第四十八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國不便益鐵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賦定今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

趙禹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皋楚辭曰笑梯滑稽如暗如韋王逸曰轉免

笑類俳倡以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

歷數則唐都落下閔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邑郡

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

同縣燕隆薦閔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

俗通曰姓有落閣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

都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奉使則張塞而蘇武張騫

尉見西將帥則衛青霍去病漢書霍去病受遣則霍光金

日碑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詳誰當嗣者上曰

光並受遺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

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講論六

藝招選茂吳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

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

即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

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

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治民則

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主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

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帝最先衰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捧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

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侯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

王者一質一文據地之道也天質而故古之有天下者

相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

之時乎昔者相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准鴻黃

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

世及以一民也昔帝鴻氏有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

禮記曰為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

世及以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

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備備以

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

乎天而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

應乎人而高光爭伐定功業也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

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月隨時之義
哉大矣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
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豈人
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問其事也
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

奏記於朱雋曰將軍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遂服輿軫驅馳三

世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

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

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漢書穆王

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

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

大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

曰初荆州刺史裴潛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

宣王由此為宣王所敬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于寶晉

知歷充豫州刺史魏志曰公孫淵

城大守孟達反高祖魏志曰公孫淵

為遼東大守景元元年魏志曰公孫淵

王三年遣司馬宣王魏志曰公孫淵

征淵斬淵傳首洛陽魏志曰公孫淵

貴輔政爽橫恣日甚魏志曰公孫淵

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通魏志曰公孫淵

東襲大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

也謀更立楚王彪陵開軍至而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

之送之京都神略獨斷征伐四克聖場連珠曰兼聽獨斷

飲藥而死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國諸侯得之大權成武相相征

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兵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相

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

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

謀百姓與能大象豐亂內欽誕寇外于寶晉紀曰中書令

象已見上文李豐推大常夏侯玄

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

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一族又曰揚州刺史文

帥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皇太后令罪狀世宗自

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南大將軍諸葛誕貳于

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漢書音

寄也亦山也言依事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故

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机之書曰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

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先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

劇秦美新一首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

楊子雲

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

以以耽寵詭情以懷綠素餐所刺何
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

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

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又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尚書

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

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

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臣嘗有顛胸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胸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

之杜預亦上流乃發諸方大舉沈舟三峽介馬桂陽左

重以瀆預之決乃發諸方大舉沈舟三峽介馬桂陽左

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沈舟三峽介馬桂陽左

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

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役不二時江湘來同

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江湘來同

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

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

入于石頭吳主孫皓百縛與柳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

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

數千里論語曰考識曰八荒協于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不歸義其賦曰八荒協于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書同文車同軌天下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

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

時置餘糧於畝首蒸草舍也禮記曰餘糧棲手畝謂之大同

召伯所茇

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收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

獨親其親不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謗莊子孔子曰當

窮人非知得也當禁紂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

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

歸往人樂生論語曰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崔禹曰

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于實晉紀曰求平元年誅太傅楊

庶人居於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于寶晉紀曰太祖太傅孟觀知中官旨因譖二公欲行廢

立之事楚工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張華以二公

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謂者宗子無維城之助

李雲宣詔免璋付廷尉璋以矯詔伏誅惟寧宗子惟城左氏

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左氏

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

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民詩曰赫赫師至乃易天子以太上

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末康二年禪位

上皇改金墉曰末安宮中書令繆播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莊子曰施不及三

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王天下大駭矣下

不見德唯戮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王天下大駭矣下

有盜跖上善惡陷於成敗毀譽曾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

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

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

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

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鄭玄毛詩箋曰

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謂夷狄也尚書曰推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

賢讓能庶官乃和

名實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李康石冰傾之於荆楊于寶晉惠紀

杜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

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上石冰應之石冰略楊州揚州刺

史蘇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

城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彈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

兵都尉王彌者青洲之散吏也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蓋

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

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

歡後必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

揭竿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

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

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將相侯王

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

夫竟陵王其餘官僚一后碩望三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盛孫

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師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夫天下大

器也羣生重畜也可為也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

陳風對問曰民如愛惡相攻利害相奪而吉凶生情偽相

六畜在牧養者耳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

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諸畜器大者不

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

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

王制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

浚杜預曰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

魚之趣淵澤也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

淵者龍魚之居也國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

以喻之後漢書曰示之以好惡而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

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者

慈惠之師禮記曰皆樂其生而哀其死者惡死樂生悅

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趙岐曰孟子治道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

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國邪僻銷於曾懷廉慚已見上注禮詔

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

致命又子日志士仁三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基廣則難傾根深則

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理節則不亂膠

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

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

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

子禮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也甚民不

可量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公昭顯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

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又曰實穎實粟即

有邵胎家室毛詩大雅也毛萇曰穎一穎也鄭玄曰粟

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邵之而身服厥勞故其

詩曰乃裹糒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也毛萇曰小曰橐

逐不忍關其民裹糧食陟則在嚙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

大雅文也毛萇曰嚙小山別於大山者上一鄭玄以至於大

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

以禮法接其妻以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

之士有純一之德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

田貞潔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賢故曰文武自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

鄭玄曰內謂諸國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

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

會於武王郊和而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

侯皆曰帝紂可伐武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

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諧文王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

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猶著大武之容曰未違善

也論語孔子曰謂武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田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闕

始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

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

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

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羗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

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

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

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

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

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文質已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

見上文及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有立政篇孟子曰先

聖後聖其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

以為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

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不及脩

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一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

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

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珍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

魏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山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

績騎督成悴弟濟以矛進帝出册于師尚書曰二祖逼禪代

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

之期不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又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

二之老則有不二心之臣武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為宗而黜六經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談者

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

術清儉為群俗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劉謙晉

表曰以容放為夷建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

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荀得祿而已公羊傳曰

君子大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

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口定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文謹策目以蘭薰之器尋口定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于寶晉紀一言君上之劉頌屢言治道傳咸

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

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浩出赴妹華疾病不辭左丞傳咸

糾之尚書弗過王隱言書曰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

法理者名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

王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蓋其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

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反病矣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取也

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而秉鈞當軸之士

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國之鈞四方是維相寬益大極

身兼官以十數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其專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佰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

機密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

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

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到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

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子貞著崇讓而莫之省于寶晉紀

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

糾孫盛晉陽秋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

織紐女金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句未嘗知女工絲麻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

年不出執府泉治絲繭織組紉周易曰在中先時而昏
饋無使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讌先時而昏

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茹忌之惡有逆于舅

姑有反易剛柔有親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

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

而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父

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真

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

序曰后妃又當密官輔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

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水而失其壅隄矣如火斯

畜而離其薪煖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

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弛之所由于寶晉紀曰阮籍常檢逸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

師尹之多僻于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司君

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在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

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

不讓于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

欲構南箕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

成此具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御史

曰戎狄疆曠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

盛出此地西河安定復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邪于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

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

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桓靈雖不及古賢猶剋

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雖不及古賢猶剋

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以下賈官錢入私門也

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

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却大

鼎于來臧哀伯諫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

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

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宇文

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自鄆陵之役使其

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危氏之禍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

哭者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也見西征賦

一也

下民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

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

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執搗懷帝承亂之後

得位羈於疆臣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厮

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顧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天

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

與其間必有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者廣雅曰命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年八月嘉禾生南陽合載舊唐書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舊唐書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天子氣者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曰維予小子未堪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太史公曰述與建武

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詩曰維予小子未堪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天子氣者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年八月嘉禾生南陽合載舊唐書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者廣雅曰命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與其間必有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

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

得位羈於疆臣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厮

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顧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天

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

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執搗懷帝承亂之後

得位羈於疆臣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厮

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顧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天

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

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天子氣者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曰維予小子未堪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頃覆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字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曰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左右斬之河間王顥欲廢太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連戰敗走而懷帝以豫章王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帝崩太弟即位崩諡曰孝劉向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懷皇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也為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
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而西以南陽王為

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

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

王非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

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曰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毛詩曰上帝臨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

汝無貳爾心臨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

米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

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

嘗不章韋昭曰大光昭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淳大也耀明也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正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干主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九人上法帝警立正九妃又增以三九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入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敎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敎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

之禮職掌內治也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以詔后治內治也貳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莪詔后治內之古者后夫入必有女史彤管居有保阿之訓勤有環珮之響列文也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鞞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脩成內則宣魏陰教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雍險謁不行者也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列女傳負謂其子如故耳曰關雎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耳曰關雎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

齊侯之女宣王之後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晚簪珥待罪於末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周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齊桓有知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者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以薦羞於公亦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厲孝公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為夫人卜之不吉驪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墳與夫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遺屯豕嗣晉太子也爰逮

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黑而黃裳論亂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嫡妾之禮也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子手使少使之號焉高祖惟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高祖

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太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注曰杜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

至乃掖庭三土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

十四等凡妖倖與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文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鄒雕為朴漢書班固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漢書班固綬倖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

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等民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

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水淑哲應劭風俗通

童女年十三以上八月童女年十三以上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

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發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

關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闈內言不出於

謚曰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

師齊侯未入境喜從之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則恐君

子則否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

人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

必襄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

之道也速惑陷入國之寡君使丙也術也高誘也於邊候暗

音晉今為晉字之也漢書音義服虔口以師枯犒故饋

趙尊也趙孝成王時使白起趙尊也趙孝成王時使白起

將聞之為臨組乍小蝶對廷寧肯分將聞之為臨組乍小蝶對廷寧肯分

冲詠史詩曰組冲詠史詩曰組

王逸楚辭注曰組王逸楚辭注曰組

封爵皆隨其爵之重封爵皆隨其爵之重

信今仲速不受齊之重信今仲速不受齊之重

賞勵志故絕人同恩

芳名歷千載遙遠

賦經論見南都賦

論於黃子左氏傳

隆斯民國之子語

昔喪亂喪亂豈解

懷帝沒於平陽

號年號太元武

正莫近於春秋

大國杜預曰介

覆萬邦咸震懾橫

神秦趙欣來蘇燕

世運遠圖因事止

曹大家上疏諸兄

曰便求解駕東歸

行五百隨山疏濬

濟深也楚人謂深

水為潭藝樹也

美整之

勸勵勸者進

言及人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細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謂祖

委講綏道論改服康世屯漢書曰太

矣謂韓厥曰服改屯難既云康尊主

志紹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強中原

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

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懷帝即位年

無反正江介有賊地羊傳曰撥亂反

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褊小介於

賴君子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淝左

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拯濟

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

勝也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關聰鏡

遲文軌尚書曰侯予右右來賢相謝

圖已輟左傳祭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山居

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

傍巖藝枌梓所申高栖之意疏開也

指捨塵物貞觀立聖美也言正見立

之稱名

諷諫詩一

韋孟善先

漢書曰韋孟魯國鄒人也其家本郟城為楚元王傳

孟為元王傳傳子

三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作詩諷

諫曰善曰漢書曰

元王少弟也高祖王薨子邳喜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承

平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

黼衣朱黻四牡龍

所善曰應劭曰黼衣衣上畫為斧形而

之毛詩曰朱黻斯白

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彤

弓斯征撫寧遐荒

毛詩曰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善摠齊

羣邦以翼太商迭

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

言豕韋與大彭互為伯於商也

至丁有周歷世會同預盟會之事也善曰

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處至于二世天命言大運一終也

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

惟家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

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首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

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

右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3

左為"23"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以光武復興為中然咸能感會風

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大夫稱為佐命

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議者多非光武不以

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揚肇謀曰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

衰降及霸德猶能接受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栢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相

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能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

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

晉下軍之降自秦漢世以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

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徒漢書曰權嬰唯陽販繒者也

符食頴陰至丞相又曰嘗師人也以屠狗或崇以連城

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從後封舞陽侯

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

繼信越終見趙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降

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縉紳先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

抱關之怨禮記曰夫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

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曰懷其寶而

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亡也故光武鑒前事

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

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冠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縣耿弁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

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

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請觀其治平臨政

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

以刑民免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

何者繩以法則傷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

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不得不按其勝否即以事相權言

即莖戮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任功此德權於功漢

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

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為母故高秩厚禮允谷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

職漢書曰程方進為相峻建武之世建武先侯者百數若

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即顯上疏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儀南陽多顯鄭興

又成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以誅者皆平

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

賢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

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求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顯宗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寶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帝字穎川人封山桑侯

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寶融字周公扶

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

世祖即位以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

云爾

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宦者養也養閭人使其有官人此

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夫崇恩偏授易啓

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

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求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

顯宗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寶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帝字穎川人封山桑侯

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寶融字周公扶

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

世祖即位以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

云爾

宦者養也養閭人使其有官人此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子

宦者四星在帝座傍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

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之門寺侍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

內人及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禮記文也鄭

內路寢也正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

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門詩之小雅亦

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

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

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

諸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

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卻畏偁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勃請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也初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

鞮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貂上以初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

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交不見則思然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與處則交不見則思然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

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孝公罷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今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

可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

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考子公奔宋杜預曰寺人

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寺人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楚客

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夫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漢

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

蔡邕一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

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

淳子曰沛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

字子昂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

房卦之內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漢書曰

錯婦人之間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帝數

北宮伯子宴後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

以武帝中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

於武皇土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

事所物機號令攸發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

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弘恭

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

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

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目殺堪廢錮不得

復進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

也至末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范曄

後漢

稱制

紀曰

如

曰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帝數

陽人謀誅之帝初實憲圖作不軌眾遂首自明帝以後迄乎延

平范曄後漢書曰委用漸大而其自數稍增中常侍至有

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

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

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

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求巷一官皆取其其後孫程定

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雅卿

十月北朔侯疾篤程謂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

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梁然之

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狹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

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之起封新豐侯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

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

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或稱伊

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

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

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

官闈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或問

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

物刃珍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贊曰嬙媛侍兒歌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為杜預曰如嬙貴者也嬙

音墻煥書曰初爰益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文穎曰

氏傳晏子謂齊侯曰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衣綺繡狗馬被績四依倖傳曰董賢起大第皆剝割萌黎

競恣奢欲構害明取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

者皆腐身薰子以白街達史遷薰骨以行刑章昭曰嗚呼

腐刑必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

有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昭

國語注曰捷寇劇綠明搖亂區夏劉勰與李子堅書曰下

山居曰捷寇劇綠明搖亂區夏車頃乘劇賊未禽韓詩曰

讒言起雖忠良懷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尚

曰予則因復大考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

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者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

侍曰何鈞黨常生對曰鈞黨人即其奏

凡稱善士莫不罹此災毒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卿理和
士實武何進位崇之近乘九服之譚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

曰黃向對策以為國之承後漢書而以此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實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

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

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後漢

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而武因之遂遷魏武曹操也龜

為國家者見惡如仇夫之務去草焉然以暴易亂亦何云

及史記伯夷歌曰豈彼西山兮言自冒騰說梁冀竟立昏

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

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

范蔚宗何晏論語注曰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大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

求利是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象卦辭是以堯稱則

天而不屈賴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

屬天下於夫子許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

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自

茲以降風流彌繁秦賦曰體制風毛往之軌未殊而感致

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浩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

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靜然隱居以鎮心之躁競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

發其清槩猶操也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焦悴江海之上舜在子曰

下讓其友比人無擇地人無擇日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

曠此開暇者之所好也豈以親魚鳥樂花草哉亦云介性

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北園顧謂左右故蒙耻之負屨

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蹈海之

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

單歸而欲爵之魯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

遠逃隱於海工淵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

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語

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胃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語

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也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然而蟬蛻稅頭埃之中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

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

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有言

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

道義重則外物輕矣漢室中繼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

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繼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義

憤甚矣東觀漢記曰相溫恭有德藉是時裂冠毀冕相

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

相伯辭於晉侯曰命交趾隱於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百姓莫不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

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哀曰慕取也鴻高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之害今墓或為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夫人去筭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持也禮晏者側席而

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於巖中矣漢言招士或旌以帛

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微乘周若薛方逢江步萌聘而不肯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衰衰漢書曰薛方字子谷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

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

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

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

莽殺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

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平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

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于陵不可

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後復

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池後復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

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子論曰

記曰君子有禮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子論曰

蕭宗孝章皇帝諱坦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

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

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

大匠任嚮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于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補亡詩

曰堂堂處子楚辭曰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

獨耿介而不隨俗與之必也狂狷乎若無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亦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語子曰奔逸絕塵而騰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

桀溺丈人石門荷蓍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帝而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兒懷不一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

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

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

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

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

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

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

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

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古

虎行曰稟氣有豐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

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

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宗玉導

如風流彌著幽厲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宗玉導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清陸機大暑賦

日播芳塵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兩下吳越春秋樂師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

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虛長卿亮不可及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

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異軌同奔遞

相師祖禮記曰冲尼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又無嗣響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

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

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

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列祖也甫乃以情緯文

以文被質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三班長於情理之

說二班謂叔子建仲宣以氣質之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

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

日祖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詭說也降及元康潘陸

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亞陽秋曰逮乎西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綽育星稠繁文綺合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

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一后手高者並為綴平臺之逸

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言如文工有統毅也

綴平臺之逸

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復道自

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命苞曰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馳神巧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

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七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答賓戲曰馳命決曰雲委務散殊錯沈澹得宗象周得珠

德託意玄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適麗之辭無聞

焉耳孫綽序曰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

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相有

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麟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

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麟小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

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與會標舉延年之

體裁明密與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

守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若夫敷社論心

商權前藻楚辭曰馳敷社以陳辭陸工拙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代賦曰暨音聲之迭由李玄黃律

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

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六一王於先士茂製調高歷賞言

誅之者咸以爲高歷于建函之之作仲宣瀟岸之篇曹子建

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馬過西京王子荆零雨之

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被秋草王文雜詩曰朔風岐路零雨

歸馬有並直舉會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子也尚書周公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

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往

來哲西征賦曰如其恩倖傳論一首約言當世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

沈休文此故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

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釣卑事也

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

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尉繚子曰太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戰國策范曄謂秦

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爲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

厥象伊以形旁求於天下說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

楚列鼎而南遊於明駁幽仄唯才是與明駁曰明逮于二漢

茲道去不韋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墜之子

叔度名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

皇廣山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

并尚書曰即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

叔度在陽人世貧賤父為牛盤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

度若女不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手京師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史詩曰金

張藉崔業七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

業珥漢書注曰入侍天子

故曰侍中除書表卷六皆掌署東方朔為黃門

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以為常侍即後奏泰階之

詔免侍中復為中郎百官表如中令屬官中有即比六

百石侍中即比四百石又黃門有以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

黃門侍中即比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

侍不過越加明矣郡縣掾吏並出宜承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掾吏甲下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亦為之言無非若晚代

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也何十有餘年

分為二塗者也居賤職庶族不止少清階不漢末喪亂魏武

始基尚書曰后稷始基靖民軍丁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門徒也世族之因此相訟遂為

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舉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故因世資

以成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漸也壞之

貴也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

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

人下居上品寒門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几厥衣冠莫非二

之子不居上品寒門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几厥衣冠莫非二

之

之

之

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度皆冠以下外周漢之

道以知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

臺魏聖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

較然去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絕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

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闈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蓬豆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

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百禮

月令曰仲冬省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賞罰之

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

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文子曰人主謂其身卑位

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心杜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

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仕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

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之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

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

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

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昭奚恤故北方之外無逼

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昭奚恤故北方之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猶百獸之畏虎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八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

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公二十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公二十

鉞瘡瘡搆於林第日林第之言不踰闕杜預

日第服冕乘軒出於言左氏傳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南金北毳來悉方體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至皆與兩音亮北毳揮

石未或能比漢書老宣許皇之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史良恭宣帝祖母也兄恭

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

富擬王而好利及太宗晚運慮政亮又性至豪險又曰石

之法未嘗不權倖之徒惛憚號沈約宋書曰明帝廟

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民忘宋德雖非一塗

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追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實命也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曰明於無聞曰聰照臨

于楚項曰秦重斂殘人天漏下叛之故秦人不網網漏

網目漏也於楚謂陳而起爰以言秦人不能整其網維

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呼蛇所有六蛇當徑拔劍斬蛇

白帝子化為蛇又曰高祖立為沛市子呼之呼秦郊嬰來稽首

又曰高祖立為沛市子呼之呼秦郊嬰來稽首

元年冬十月沛公到霸上秦皇命劉劉三章是紀周易曰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高祖謂三章曰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一傷人及盜賊無道也曰抵至也除秦
酷政但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
天下之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王巴蜀漢中章昭曰
象也西土謂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
曰西土謂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
長安也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心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
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可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
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氏山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之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河阻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
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少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
莊者非寡人之臣也櫻之臣

陳平也毛詩曰予王腹心牙恭行
又曰趙武夫公侯腹心牙恭行
毛詩曰赫赫明明
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

詩曰珪璋玉之妙好珪如璋者毛闕閭
也門內憲趙昭儀姊以元舅侍中炎爇燎火光允不陽
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曰壘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烈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昆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
不為具食信知之自斃又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刑而王及坐法斃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助之

陰之狗監漢書曰吳芮秦時都彭越助之

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布為淮南王彭越

同閉且鎮我北疆門應劭曰閉音拜南楚汝

尊非柞惟殃左氏傳曰德薄而位尊智小

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交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

微盜賊奔突中九縣颺迴三精霧塞神契曰日月星也孝經不

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月地精為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

甄表沈機先物深略緯文書曰經緯天地之機也周尋邑

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堦雲漢書曰劉聖公為

將軍徇昆陽光武邑特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

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

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旅百萬人

三千人衝中堅尋邑乘范滂曰長轂五里乘范滂曰長轂五里

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庚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

即為天子命唯耶耶又曰公孫述補立為燕王代即燕也

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

鄧禹引兵西乘更相赤眉之亂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

朱鮪等屯洛陽武令馮異守神旌乃顧

遮行天討金湯失險軍書共道滕公曰秦金城千里

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虛慶既啓人謀咸贊謂天

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心能王弼曰明明廟謀赴

赴雄斷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於鳥赫有命系我皇漢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殽謂二般函
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

中左般函
右離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

握誠圖曰諸侯冰
散席卷各爭恣妄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
括結囊

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

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曰始將連橫高誘曰

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
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
法獲楚魏之師與地千里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

史記
曰孝

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
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

月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李斯上書曰惠王
用張儀之計西并

巴蜀南取漢中
阜之險割膏腴

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文穎

曰關東為從張曰文曰
締連結也徒帝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

又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
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

楚人也名歇姓
無忌者魏安釐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

欲以分離秦橫也

兼韓魏燕趙宋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
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

尸三萬以為二
之彼得尸而府

不齊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壽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

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子傳曰相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

諸侯以馬喻也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浦以鞭笞天下臣瓚曰為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職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

者詣守尉雜燒之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

民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杆頭鐵也史記曰始皇

的千石置宮庭中鋦音巨然後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

美灼日踐登也晉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不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

何謂何官也廣天下已心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張良曰關中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既沒餘威震

于殊俗然而陳涉舉隳

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

之

子

繩樞以繩為
戶為樞也
亡隸之人
如傳曰古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庸
方言曰庸
賤稱也言
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
陶朱

猗頌之富
史記曰范
蠡通貨物
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
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
孔叢子曰
荷頌魯之
窮士也耕
則常飢桑
則

常寒聞朱公
富往而問
于猗氏之
南其躡足
行伍之間
俛

起阡陌之中
如淳曰躡
音疊音義
曰俛音免
率罷散之
卒

將數百之眾
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舉也巨刻
切

天下雲會
而響應
贏糧而景
從莊子曰
其所有

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穀函之固
自若也陳
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也
一鋤耨棘矜
鉅不銛

益於鈎戟長鍛
介也孟康曰
耨鋤柄也
張晏曰矜音
槿爾

憂槿上鈎曲也
說文曰鈎戟
似牙刃下
有

九國之師也
通俗文曰
罰罪深謀
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

及曩時之士也
諺曰無賢人
深謀於廟
論然而成敗
異

變功業相反
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
長絜大比權
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
天驕子曰
大樹其繁
百圍司然秦
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
雅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

猶舉也蘇林
然後以六合
為家穀函為
宮一夫作難
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者
何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

文選卷之二十一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

何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廷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

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

生率然高舉遠集矢地率然輕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土不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

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致必死於吳身不安

枕席口不甘厚味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今先生

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士不取也蓋懷能而不

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愚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談何

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扶危切或有悅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變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

以語上也中人以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

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殺閔龍逢紂殺

紂殺閔龍逢紂殺

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

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方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漢

書注曰誹非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

下笑曰鄭玄禮記注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曰春秋考異郵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

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

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

武王伐紂四子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

身死牧之野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

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嗛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身賦體說色微辭愉愉

喻于煦煦况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

煦煦和悅之兒也考經鈎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

煦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上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才

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

姓之害彌拂與則得於邪主之心厝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

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慢敬兒也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

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

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諫

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

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

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

虎非狼非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

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兒

今發之日士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

不絕也爾雅曰綿綿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

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具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

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論語顏曰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園墳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

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

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則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生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

生朱草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且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而君人

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吉表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

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且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名曰四子

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去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蹞專精趨學有日矣距

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是率長十幸遭聖主平

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道帝堯也廣雅曰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

蠅蠹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蠅蟻蝨膚蚊亡附驥尾則涉千里云切蠹莫衡切爾雅曰東西橋謂之序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至與驥雖頑器願從足下雖

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

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夫子曰無

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

昔甯戚商歌以干齊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

而越商計慎曰商秋聲也慨然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

至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為人臣僕

於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

驟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對曰臣聞

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

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

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

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

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

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慎則見之嫫媧媿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嫁子奢莫之媒也

未詳所見倭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

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振之連雙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擊擊也

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

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門輓玉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

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聞緩

舒繹曲折不失節禮加簡問歌者為誰則

所謂浮游先生陳立子也

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禮

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八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

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

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孔子睹其慎戒復論語曰南容三

其兄之太子擊誦晨風侯諭其指意詩外傳曰擊次曰

子妻之

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

八既集韓子曰禮有文文學夫

寡見剋德漢書注曩從

向書大傳曰天八下諸敢問所歌

侯莫不玉音出聲

如

厚

三

以

文

日

之臣道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書大傳曰周民可如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

愚竊或焉浮游先生色勃嘗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

如也孝經子昔周公詠求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言

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

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詩如清風夫世宣不道微偽

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公知之累傷

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忘人々百姓徧

曉聖德莫不露濡厖江眉者者之老有眉雜也謂眉目咸愛惜

朝夕願濟頌吏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

盜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

也詩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是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

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

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與把握而守參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陳

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

荆軻見太子太子再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

拜而蹠膝行流潦曰漢汗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

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鮪鯁並逃

九罟域不以爲虛爾雅曰且由切郭璞曰今泥鱗也鱗似立

蛇時聞切毛詩曰九罟之魚是以許云匿堯而深隱唐氏

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箕山之夷齊恥周

而遠餓文武不以卑見上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

蠅止於樊節玄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左邪論

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

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山也如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詩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二客雖空計沮與議何傷於計室塞

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如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於於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

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

動抱乎鼓鏗耕鋤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抱而

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

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於是文繹復

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

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公問心向曰齊桓公九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曰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

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蟬俟秋吟蟬浮游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蟬也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鳴管相應水曰同聲相應同氣人

由意合物以類同是擊王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

耳而聽以聰何則淑八君一人就者聚也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

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

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

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

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

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

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

王康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

使王康曰君其遺之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

秦繆公問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子請以五羖羊皮贖

之楚人詩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戰王并國十二帝異緒宋表曰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

即子反將右晉師敗績師敗績步必切句踐有種蠶漢書曰越王句踐與

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

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

大破歸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秦人寢兵折衝

萬里政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于夏過相公而

敬段干木比名之所過相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

也成魏文侯弟名也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

相其天下皆聞無乃不可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

閱於首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

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

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正卿使樂毅伐齊破夫以諸侯之

之進至于臨菑齊湣王去保於莒潛與同夫以諸侯之

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立而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

春秋注曰羽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

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今

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

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

進者樂其條暢急者欲益不能條猶理也漢書曰暢通也

偃息匍匐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

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也濟濟多士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

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具廉漢音宜紀曰律令有可蠲除

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減膳食卑官觀宣紀曰令太官

郡國宮觀省田官損諸死宣紀曰池籩未御踈錄役振乏

困宣紀曰疏人還歸勿弄錄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

頌被疾疫之閔耄老之宣紀曰朕惟

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辜憐縗經之服事宣紀曰朕惟

自今者有大父母父惻隱宣紀曰朕惟

又曰自今子百匿父母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

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

曰至德之世禽獸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皆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

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蒞

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

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

則民無所措手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

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

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已夫養禽獸者必除
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生靈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睦孝經曰民思和睦上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

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

燿暉洪洞朗天宣紀曰為之夕人神光交鳳皇來儀翼翼

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

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

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擲比宣紀曰甘露降于郡國又大

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

成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

邦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瓊瓊入舟俯取以燎八百

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

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

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

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闡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

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被

曰偃蹇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業在攻伐事

在獵射史記曰匈奴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

曰匈奴

如兒能騎羊引逐水陸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

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鞏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

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史記

用奴射狐兔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

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棷棷戎車既訪四牡駮今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宣

曰白承王先賢揮將人衆來降節氏曰揮音纏乾坤之所

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頽焦齒梟矚開翦髮黥首文

身裸萬袒徒之國左編結即髮也漢書終軍曰解纒髮削

刻其面蓋沮頽也梟矚也黥首蓋離題也山海經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靡不

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啞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

物不樂洪古字通毛荑詩傳曰洪大也鳴與飛鳥翕翼泉魚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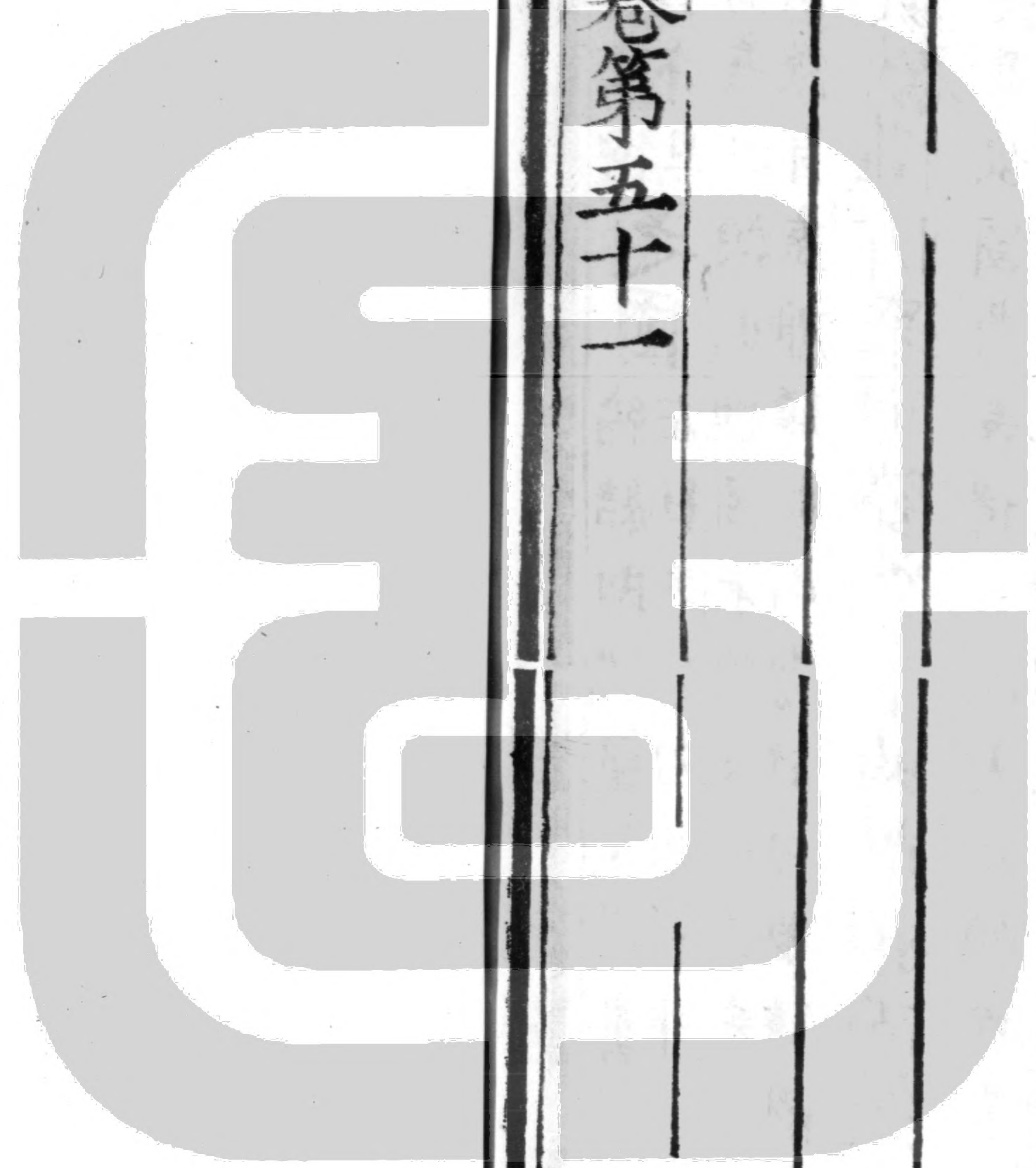
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上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

泉於中是以刺史感德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

識黥不明也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

于盛德酒既飽以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一

十一

